

文 學 叢 刊

信

方 令 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實價貳百八拾元

信

著 獨 令 方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達 鎮 巨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六 〇 一 街 西 陝 都 成

者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七 集
共 十 六 冊

羽	石屏	洪	驛	華	胡	桓	馬
隨筆	隨筆	流	運	亭	畔	秀	蘭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長篇
吳伯蕭	繆崇羣	靳以	白平階	王統照	叔文	楊剛	蘆焚
北	北京	小城	咀華	龍·虎	晦	兩	信
方	人	故事	二集	·狗	明	景	
詩集	戲劇	戲劇	批評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艾青	曹禺	袁俊	李健吾	巴金	柯靈	方令	方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目 錄

信	一
你們都是傻子啊	二七
瑯琊山遊記	三三
遊日雜記	五七
南京的骨蕪迷	七六
家	八一
悼蔣德	八五
憶江南	九七

信

一

瑋德已在醫院裏呻吟多日，我帶着愁悶的心在烈日下來去。在這種情形時讀你來的信是好如看見一個含笑的仙子。

從一羣矯情虛偽的大人那裏脫開，在玄武湖上沈浸在美麗的黃昏中，聽極惹龍的 youth 對語，我的青春那得不回光返照！

在「新月」看見你的「一夜之夢」與其說一句陳套語「佩服」不如說喜歡你寫的文字同你說的話一樣有含韻的氣味。

少年的真，確是最可寶貴的，雖然有些人愛說「這是缺少經驗。」其實經驗不過把大的腦骨蒸成糯米飯，方圓尖扁可以任腦子裏印成的模型來捏造。

乘著燭點着蚊香寫這封信，汗仍然在手背上發出星星的錫光。上帝實在是恨透了亞當、夏娃，且遷怒於他們的子孫，只看一年四季到底有多少好日子給人過？

二

這是在清晨，一陣梧桐葉子的聲音喚醒我。原來又在刮大風。聽說這幾天颶風的尾巴拖過南京，所以這樣涼，但是我們閉上眼，可以看見那海洋的波濤，就像山壑一般的在起伏；浮在海上像一隻沙鷗的輪船，嚙口黑氣隨着波濤顛簸，中國海邊有幾隻世界上最少有的大破帆船，在那裏沒有主宰的沈沒；荒涼的島上，無數茅屋的頂蓬在天上飛捲。

我想着，披上了衣乘這一刻靜穆的晨光寫信給小朋友。近一個月來因為常常讀你的信，教我淡忘了多少眼前的煩惱。這因為你有詩人的溫存的性質，當你在那樣憂苦不安的時候，寫出的話仍是那樣的蘊藉。

這種喜悅使我回味到小的時候一段印像——那是在暮春有一天午後我跑到園裏在一叢荒草的園角上發現一棵盛開的海棠。我快樂極了，看那清風吹過，粉白的花瓣輕飄着散在空中，草上。我小小的心靈感覺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喜悅，但是我靜靜的在花下舞着，惟恐一出聲這種愉快會隨花飛去。一直到現在，那種感覺永遠存在心裏，只是存在却沒有顯現過。

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見你同瑋德，都像春花一般的盛年在金色的黃昏中微笑，現在又常常從空中飄來你潔白的馨香的語片，我又靜默了，又怕一出聲這種愉快會消失，聰明的小朋友，你能理會？

生活是一件極平凡的事，瑋德說我雖披了文黛的衣裳還能同彼得一齊飛，我聽了有些傷感。我想，我只好比那鮫人的珊瑚湖上的永無鳥立在她墮落的巢上，在湖中飄泊。你同瑋德正在飛呢；尤其是你，那樣充滿着生命的力！我望你永遠抓住，不要老成瑋德可憐，上帝竟那樣虐待他！

你的長詩，我細細讀過。我覺得你有的好的想像力，美的句子，同真實的熱情。關於志摩先生的詩，我譯過他一首「去罷」登在威大學生日報上，這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很悔恨沒有留下那張報紙。還有些書報亦被我遺留在那海邊，原想不久又去的，現在我不能回想，朋友！昨晚同瑋談起那些海外大詩人同大音樂家的音調，只永遠成爲我夢中的幻響，生活就這樣枯索下去，常想與其這樣還不低沈沈地埋在墓底！

這時四圍已喧動人聲，晨悄悄的避開我低低說：再來！

你走了後我們覺得一種陡然的空漠！

早知道你父親安好，應當在南京多玩兩天。這一剎那的友情，縱談，同散步也許不能再得。

那天玄武湖上的風景，可以象徵我們的友誼，澹泊的光裏，兩個生命在波動，都

向着人生直爽的路走，你想是不是？

你所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我聽了既不覺得你是誇張，又不覺得是訴苦。一切知識是建造在人的上面，我從你口中得多知道些人事。驕傲是使年青人不長進，你也怕，我信。

我非常歡喜得認識你，這使我不致時時要用心機做人。向使全世界的人都大了，老了，我真不願意在這世上多留一刻。

這時窗外的烏黑，雷電一陣陣的怒發，我最愛這景象，說不出理由。一枝白臘流着淚對我，它爲什麼這樣震動我心裏的淒涼。

三

八月五日。

今早你的快信來，讀後悵悵，我不能立刻到上海。一件苦悶的人事壓住我的心，教我不能吐氣。

四

八月八日。

信都收到，真是愉快。可愛的是那一張音樂家的幻想，他的樂聲在我心上飄過。這幾晚的月色像海水一般澄清。我夜夜坐在紫羅架下看天。梧桐，秋蟲都告訴我夜的恬靜，教我設想古代的詩人。我羨慕那深林裏的梟鳥，他用一雙智慧的大眼睛看一切衆生；當人昏迷的時候，他就坐在老樹樹的頂上沈吟，他一定看出幾千年來哲學家所不能發現的宇宙真理。聽他的笑是悲哀，又像譏諷……

說起我自己，除了這夜誰知道得透？人總喜歡把別人的事由自己的趣味來渲染。

五

八月十一日，又在這慘白的燭光下寫。

這幾天秋の使者來了，綿綿的小雨像是誰的淚？今早雲中漏出日光，顏色慘白，

街上水車同短笛的聲音都呈現頹喪的情調，我心裏淒涼。我嘆息炎夏的消逝，夏時會燒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願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點病的磨難，我哀憐，如果在這荒漠裏能掇得一朵花我願意獻給遭受磨難的人。

這幾天因為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疏忽了給你寫信。這是一本名著，是一個不幸的故事，我所贊美的是作者的藝術，他把全書的情節用一根巧妙的線索連貫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樣，但是提起來，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睜的時候才把書合上，帶着書裏的憂愁入夢，早上在魚白的光裏我坐起讀，今天看完了，這一種緊張的心，也像秋蟬一樣，帶着尾聲，在綠葉裏消失。但是這鬆懈的心情使我覺得異常無味。

我發現生活是不能悠閒，要忙，要複雜。小小的園林，養花飼鳥，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滿足，那裏沒有創造，沒有喜悅，所以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這兩個

字，同人的生命是織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爲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環境起衝突……

傍晚，我一個人走上這園後的高臺，靜默地看那深紅的晚籬，橫陳在一叢黑樹的後面，河裏的水平靜到一點細紋都沒有，樹葉在我耳邊發生溫柔的嘆息。在臺下，來了人說話的聲音，他們說什麼，我是不管，只是那聲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沒有韻律，沒有變化，我不能忍，就離開。

說也奇，我能忍受極複雜強烈的聲音，可是不能忍受一致不變的單調。有一次我在一個大城裏過年，除夕夜半我走進劇院，人是擁擠得教我不能吐氣。他們不管老少就像瘋了一樣，吹號筒，響口笛，奏各種不同的樂器，他們要使空間充滿着喧囂，好像這喧囂能把時間抓住，我坐在一個角上，心理同他們完全不同，比平時更清醒，更寂寞，聽他們做出的聲音，像是在別一個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長的，短的，戲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們都是綢子做的傀儡，頭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見的

線在那裏扯着他們動——可憐，馴服地被動着我信，他們的心，一定同我一樣，冰冷。還有幾年，我生，睡在醫院裏，我的房在第六層樓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機器挑土，那一聲聲尖銳的音擠進我的心靈，我每天一到破曉就哭，我厭恨那惱人的單調。

我對於人生也就有同樣的感想。

說起生命，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我們愛它，却又憎惡它，到底爲什麼愛，又爲什麼憎？
記得 Stevenson 說：

我們看戲以種種意義解釋生命，直等到厭倦爲止；我們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學的名詞來討論，但有一個事實總是真的——就是我們不愛生命，在這意義上我們太操心於生命的保存——再乾脆說，我們全然不愛生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們愛的不是這固有的生命，我們愛的是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於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學家解釋生命說：Life i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自然，我們愛生命決不是爲這膚淺的感觀上的愉快，要不是這生命力驅策我們行，創造，勇敢的跨過艱難的險嶂，就是生，又有什麼趣味！遲鈍的生命，就像一灣濁水，不新鮮，又不光彩。

六

八月二十三日晚。

這時是深夜，一切都靜穆。只有蟋蟀在草地上，在房的角落裏啾啾唧唧的叫，隱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擊鼓的聲音——這些還可以提醒你世界仍是在活着，不然你就要疑心自己是在一個無限的噤默的墳墓中。

但，在我的周圍，確感到一種教人窒息的沉默，像老僧入定，像一天勞作的農夫，突然瞌睡來了，垂着頭，睡着了；又像是一個長途奔跑的壯丁，忽然停住腳，石像似的，凝神地站在那兒，望着天邊，不動也不響。明天早晨，喧嘩跟着朝陽，一點點從地上撕裂起來，像天末的涼風從遠颺悠悠吹到松林，輕輕的由針秒漸到枝柯，終於搖撼着

全林，發出波濤似的轟蕩，又緩緩驅於消滅。

夜是一位智慧的朋友，你感受他的親密就含在這冷靜平淡的態度中，他只有教你深思，教你省察自己，教你更熱烈的欲望着偉大的愛；他是無所不知，包含萬能的聖者；他是一切原動力的伏根，到相當的時候，會發苗，茂長；他孕蓄着將要開啓的悲壯的力！

時常，我不顧惜我疲痺的身體，任眼皮抬不開，四肢沒有力氣，我偏要撐持着，固執地伴着這長夜清坐諦聽。這是爲什麼？

我能愛一切像我愛夜這樣的熱烈嗎？

蒼白的燈光灑遍在這間，像海船上房艙一樣大的，斗室裏；借來一張書桌，放在北向的窗下，微風從紗窗透進，微感一點涼。抬頭看見遠崗上幾點殘剩的燈火——海灣，宜昌江面，兵艦上的桅燈，都悽然地襲到我的心上，我起了一陣哀愁：

爲什麼這小房不是船艙……

七

剛從××吃飯回來。走上×××，對着青冥的高空，深深地呼息一口氣。

我厭惡這都市的生活！

席間說笑最多的是我和其他兩人；靈巧的嘲諷，都是不費心力而自然機警。但是誰真打開了心底裏的門，吐出一聲真正幸福的笑！

心底的門是不能打開，裏面封鎖着無數冰冷的小蟲。讓牠隱隱地在心上咬吧。倘把每人臉上霧似的笑容揭開，你將要看見怎樣一個可憐的縐文縱橫的面孔！

我們爲什麼要罵吸鴉片的工人？他確是吸受毒進去了；可是，他吸進了毒以後，還能興奮地發出一陣驚人的力氣，背負着千斤的大石梁，爲人類造起一座堅固的華屋；我們吸受了幾千年來精練而成的文化，吸受了用細密的數字計算，化驗而成的現代科學，這些也只有教我們體格瘦小，精神衰弱，除了學得些聰明的技巧來互

相欺騙，互相殘殺以外，誰能夠滴一粒猛勇的汗，爲人類創造一座精神上的華屋？

我只要毀滅我自己，不留一絲固有的原素存在，然後再生，成爲一個原始的，剛強有力的人，不帶過往的渣滓，對於一切所謂高雅，神韻，幽深，縹緲，華麗和名貴等等，都不曾嘗味和醉心，那樣纔可以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沒有矛盾，沒有思想上的交錯，沒有顧慮，沒有懷疑的陰影；纔是一個真實的人，纔能站起來像……一座摩天的峯頂。

八

窗外一片靜悄悄瀰漫的雲天，像一片灰色的海。

我這時只想投身到這灰色的海裏，直向明麗的南方衝泳過去。衝過崖壑和照影的清溪；再游過森林和那廣闊無邊的原野（我也顧不到看平原上的野馬。）一直到了××湖上，藉着鏡似的湖水，照掠鬢髮，然後，衝到你，我的孩子，面前，伸出我的手。

（但我又不敢，你是那樣像一堆準確的玻璃）撫慰，你離開我後所受的一切委屈，所擔的憂愁。可我又站得遠一點，惶惑的望着你，心想，你並不要我來看，尤其不在乎人的安慰，你能在痛苦的磐石上，堅強的穩穩的站着。於是我豁然回到我這冰冷的小房間，仰頭望着灰色的天空，聽木工在將造起的高樓上哄喝，臨窗有一片落葉從樹上落下。

你說，你要我快樂。你說，你是年青的孩子，我是年青的母親，有多少事在等着年青的母親去做。你不要我說，我是在過着暮年的生活。這是多麼一個高價的鼓勵！鼓勵不僅僅是給我一個人，也是給那些數不清的，離別了子女一個人憔悴淒涼生着活的母親——她們的子女有爲國犧牲了，有的在前方，有的在敵人的後方，繼續堅苦的工作着。

其實我心裏確是快樂的。我確是覺得大時代給我心有一種新的悸動。新的顫慄，新的要求。過去幾年止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給推倒，翻動。現在再也不容許我停